

西藏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

新华社拉萨10月15日电(记者边巴次仁、王炳坤)15日,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西藏拉萨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19年底,西藏74个贫困县全部摘帽,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人均纯收入从2015年底的1499元增加到2019年的9328元,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

西藏是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中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脱贫攻坚之初全国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扶贫成本最高、脱贫难度最大的区域。为此,党中央制定特殊优惠政策,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奋发有为,改变了雪域高原千百年来贫穷落后的面貌。

据介绍,2016年以来,西藏累计投入398.9亿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2984个,带动23.8万贫困人口脱贫,受益群众超过84万人;建成965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点),26.6万人搬迁入住;将1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兜底,实现应保尽保,将所有贫困人口纳入医疗保障范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口实现动态清零;通过排查改造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4.36万户,实现了全区贫困群众危房“零存量”。

西藏自治区脱贫攻坚工作连续4年被中央确定为“综合评价好”;经第三方评估,西藏脱贫攻坚群众满意度达99%以上。一年前从海拔5000多米的双湖县措折羌玛乡搬迁到贡嘎县森布日安置点的老人罗达瓦说,感恩党的好政策,他和家人告别高寒缺氧,“过了大半辈子,终于品尝到了幸福的滋味”!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说,西藏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利,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和西藏工作重要论述在西藏的成功实践,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西藏的有力体现,是党的民族政策在西藏的生动展示。

消除绝对贫困后,西藏脱贫攻坚将全面转入巩固提升阶段,保持现有帮扶工作机制不变,政策不断、力度不减,确保脱贫群众不返贫。

辽宁义县七里河村:

铺满鲜花的脱贫路

我的“十三五”

七里河村地处辽宁省义县七里河村支部书记,他感觉自己“闷着头靠天吃饭,迟早会吃山空”,于是决心拔掉村里的穷根,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扶郎花易栽植、产量大、销路好。”一次朋友间的闲聊,让毕存仁产生兴趣。随后他到处打听,了解到扶郎花就是“非洲菊”,是现代切花中的重要材料,供插花以及制作花篮使用。

经过反复跑市场,研究村里土壤、气候等条件后,毕存仁提议,在村里搞花卉大棚项目,号召大家入股。

“真是万事开头难啊!很少有群众响应的。”毕存仁告诉记者,村民们觉得种菜、种粮可以,贵贱都能卖出去,养花万一卖不出去怎么办,喂牲口都不吃。“甚至还有人琢磨村委会是借发展产业谋私。”

顶着流言蜚语,毕存仁入股10万元,村主任入股5万元……随后20多户党员群众自愿入股,第一批筹集50多万元,建棚有了启动资金。

“想干事就得担风险,大棚建起来以后,其实我心里也打鼓,怕失败,后半夜进棚护花都是常事。”毕存仁说,可功夫不负有心人,毕存仁带领村民们种出的扶郎花,品质相当不错,销量不愁,第一年,每栋大棚的纯收入就达到了10万元左右。

眼看着种花收入这么高,群众对毕存仁和其他村干部更信任了,号召的事大家越来越支持,争先恐后入股加入合作社。第二年又建成16栋高效温室大棚,当年村里的花卉产业就带动全村148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如今,七里河村已经拥有80多座现代化的温室大棚,人均年收入达到2万多元。种植的扶郎花、白菊花等,在东北三省、山西、河南、河北等地销售,并出口到了韩国。

短短几年,七里河村因花而兴,从一个落后贫困村成为一个能向国外输出花卉,逐步迈向富裕的小山村。“长成梧桐树,才有凤凰来。”毕存仁说,新时代有新出路,七里河村能走出一条铺满鲜花的脱贫路,靠抓市场机遇,也靠踏踏实实把花种好,一点点积攒客户的好口碑。(记者邹明仲)

新华社沈阳10月15日电



本报记者蒋彤、朱青

1958年9月16日,安徽省舒城县舒茶镇人民公社门前,一辆黑色苏联产“吉姆”轿车停了下来,车里是当时在南方视察的毛泽东。播撒在大别山间的茶树,正漫山遍野地散发着茶香。参观了舒茶公社茶园后,毛泽东鼓励公社多多开辟茶园。

对这个典故,舒城人耳熟能详。当地引以为傲的舒城小兰花茶叶,有著特别的香气。舒城县地处西南大别山区,地势起伏大、气候温和、雨水充沛,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出的小兰花茶叶,有“兰花色、兰花香、兰花形”,闻名遐迩。

然而,深山曾经人迹罕至,好茶只能香自家。受限于多种条件制约,茶园没能驱散贫困的阴霾。1990年,舒城被列为“插花”贫困县,2013年被列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在脱贫攻坚中,舒城人发力小兰花茶叶产业,终于让“小兰花”香透了大别山的脱贫路。2018年,舒城荣获全国茶叶百强县称号。2019年,舒城小兰花品牌价值已达7.17亿元。同年,舒城正式摘帽。

把茶叶种好

“我就把这一门事干好就好了。”舒城县五显镇石关兰花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龚世存谈起茶叶兴致高昂。

57岁的龚世存是五显镇石关村的能人。年轻时,他做过装订工,开过裁缝铺、家具厂,还跑过出租车,样样做得都不错。2008年,县里扶持乡镇产业发展,龚世存抓住时机建起了茶叶合作社。

“石关村山上都是野茶树,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资源。”龚世存眼光独到,在建起合作社之前,就已经开始收购一些村民的茶叶。不过,“就是小打小闹,成了改变七里河村命运的主角。

“扶郎花易栽植、产量大、销路好。”一次朋友间的闲聊,让毕存仁产生兴趣。随后他到处打听,了解到扶郎花就是“非洲菊”,是现代切花中的重要材料,供插花以及制作花篮使用。

经过反复跑市场,研究村里土壤、气候等条件后,毕存仁提议,在村里搞花卉大棚项目,号召大家入股。

“真是万事开头难啊!很少有群众响应的。”毕存仁告诉记者,村民们觉得种菜、种粮可以,贵贱都能卖出去,养花万一卖不出去怎么办,喂牲口都不吃。“甚至还有人琢磨村委会是借发展产业谋私。”

顶着流言蜚语,毕存仁入股10万元,村主任入股5万元……随后20多户党员群众自愿入股,第一批筹集50多万元,建棚有了启动资金。

“想干事就得担风险,大棚建起来以后,其实我心里也打鼓,怕失败,后半夜进棚护花都是常事。”毕存仁说,可功夫不负有心人,毕存仁带领村民们种出的扶郎花,品质相当不错,销量不愁,第一年,每栋大棚的纯收入就达到了10万元左右。

眼看着种花收入这么高,群众对毕存仁和其他村干部更信任了,号召的事大家越来越支持,争先恐后入股加入合作社。第二年又建成16栋高效温室大棚,当年村里的花卉产业就带动全村148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如今,七里河村已经拥有80多座现代化的温室大棚,人均年收入达到2万多元。种植的扶郎花、白菊花等,在东北三省、山西、河南、河北等地销售,并出口到了韩国。

短短几年,七里河村因花而兴,从一个落后贫困村成为一个能向国外输出花卉,逐步迈向富裕的小山村。“长成梧桐树,才有凤凰来。”毕存仁说,新时代有新出路,七里河村能走出一条铺满鲜花的脱贫路,靠抓市场机遇,也靠踏踏实实把花种好,一点点积攒客户的好口碑。(记者邹明仲)

新华社沈阳10月15日电

余永宜和他的158本扶贫笔记

本报记者王俊禄、许舜达

从1999年至今,他一直没有离开过扶贫岗位,并把乡村的点滴变化记录在158本扶贫笔记上。在扶贫一线一干就是20多年,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农业农村局扶贫干部余永宜做到了。

这些笔记本摞起来,1.5米高;称一称,23.5公斤重。一摞摞沾满“泥土味”的扶贫笔记,体现了国家扶贫政策的温度,也记录着他为困难群众做实事的朴素情怀。20年间,衢江摘掉了全省欠发达县的“帽子”,2019年低收入农户人均年收入达11667元。

从塞门学子到扶贫干部,他誓拔“穷根”

一场秋雨一场寒,树叶打着转从空中落下,山路上行人稀少。57岁的余永宜准备下乡。他身材瘦小,戴着一顶遮阳帽,斜背着一个挎包,里面装着一本笔记本、一支笔,这是他每次进山访贫的“标配”。

“感同身受说起来很简单,只有不忘扶贫的初心,才能真正走进老百姓的心里,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诉求。”余永宜常常这样说。

他与乡村和村民的感情,深藏在童年的记忆中。出身农家的余永宜,小时候一件破棉袄穿了10年,直到上中学再也穿不上;家里4个兄弟姐妹经常吃不饱,青黄不接的年月,他还扯着父亲的衣襟东家西家跑去借粮。

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原因,地处浙西山区的衢江区一度是贫困多发区,衢江区乌溪江库区包括湖南、举村、岭洋、黄坛口4个乡镇,2003年末人口2.9万,当时看天吃饭的库区人,人均年收入仅2100元,且深受行路难、饮水难、上学难、就医难等困扰。

“小兰花”香透大别山

茶叶百强县安徽舒城的脱贫突围

扎根创业青年培训班,他的茶叶扶贫项目获得了项目路演竞赛第二名。

今年疫情的暴发,严重影响了茶叶销售。为了破解困境,戴凤鸣在碧桂园的支持下,通过碧乡平台推广、直播带货等一系列策划拓宽小兰花茶叶的销售渠道。2020年7月11日,在碧桂园举办的舒城专场直播带货活动中,戴凤鸣的“万佛山”牌小兰花茶叶成为最畅销的扶贫产品。“茶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有效带动山区就业,助力脱贫攻坚。”戴凤鸣说。

去年,上校子石的水泥路修通了,戴凤鸣立马在山上建了茶厂,为校子石茶农提供了一整套现代化的制茶工具。茶农不用下山,就能直接将鲜茶卖给茶厂,还能去茶厂做工。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模式,茶叶有人收,又有碧桂园凤凰优选渠道销售,茶叶卖得好,校子石茶农实现了稳定增收。

“现在一年能挣个8万元,日子比以前好多了。”站在自家老泥房前,校子石茶农余本高显得有些羞涩,边上的人都修上水泥房了。“有了盼头,指着这几年好光景,我们能挣些钱,也把老房子翻盖翻盖。”余本高妻子在一旁不无憧憬。

使茶园增值

毛主席曾经视察的舒茶人民公社,现在建成了集茶叶种植与旅游观光一体的“九一六茶园”。每年采茶季,茶厂雇村民采茶;过了采茶季,茶园免费对外开放,又成了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丰富了村民的娱乐生活。

“镇上学校组织孩子们春游都来九一六茶园。”茶园纪念馆讲解员王慧说。王慧是镇里幼儿园的一名老师,闲暇时候到茶园做讲解员,“我们舒茶的孩子都知道毛主席来视察的故事,知道毛主席当年曾鼓励我们要多开辟茶园。”

“多多开辟茶园”——石关一个村有8000亩茶园,兰花茶叶公司有5000亩茶园基地;舒城县有16个乡镇发展茶产业,拥有9.5万亩茶园,年产干茶3200吨,茶叶总产值12亿元,约有15万茶农,年人均增收2000元。“茶叶产业是舒城县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的主要产业和支柱产业。”戴凤鸣一语中的。

“茶产业发展起来,茶旅融合也要热闹起来。”舒城县宣传部三级主任科员龚旭东说,“这不,龚世存他们石关村就在建‘石关茶谷小院’的茶旅融合项目呢。”

现在的舒城,已有九一六茶园、古尖香茶叶观光园、万佛山茶文化中心等茶旅融合点,正大步迈向“茶旅深度融合示范合作县”。

手捧舒城小兰花,写就脱贫大文章。九一六茶园池塘边,两位阿姨拿着旗袍拍抖音;茶园茶馆餐厅露台上,一群放假的孩子嬉笑打闹。“满满的绿意,环境美了,生活更好了!”王慧的脸上写满了对家乡的骄傲。

大图:

晓天镇通往山上苏平村校子石组的水泥路上刻着修路完工的日期(8月29日摄)。

小图从上至下:

位于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晓天镇苏平村的校子石茶园(8月29日摄);舒城县五显镇石关兰花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龚世存向记者展示合作社获得的荣誉(8月29日摄);

苏平村校子石组茶农余本高一家四口站在老房子门前(8月29日摄)。本报记者蒋彤摄

20多年就干一件事!

余永宜和他的158本扶贫笔记

让余永宜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位村支书的妻子夜晚突发疾病,登船送医的水路上人心跳终止;村民天不亮去乡政府所在地理发、采购物资,傍晚时分才能回到家。做好库区群众扶贫工作,是余永宜最牵挂的事。

2004年春节,余永宜回老家龙游陪父母过年。刚到家,区农办领导电话“追”来了:“下午回单位商量乌溪江库区群众异地脱贫规划。”余永宜匆匆扒了几口午饭便赶回单位,窝进办公室,撰写搬迁方案,“这是大事、喜事,也是难事!”

这次春节,“孝子”余永宜第一次没有陪父母过年。正月初八,他赶出了详尽的乌溪江库区异地脱贫规划。

当年,浙江省提出实施乌溪江库区困难群众异地脱贫的决策,拉开了全面推进库区群众脱贫致富的序幕。调研库区群众搬迁意愿、搬迁小区规划选址……在余永宜的扶贫笔记中,和库区搬迁相关的内容有数百页。

异地搬迁选址从云溪乡到工业较发达的廿里镇,从农户自建联建房到统一建设公寓房,余永宜参与调研、选址、项目建设方案制定,开展安置农户选房抽签等工作,不停奔波。2004年以来,衢江累计异地安置1万多名库区农民。

把公家事当自己事,他是扶贫“活字典”

在同事眼中,余永宜总把公家的事当自家的事,是衢江扶贫领域的“活字典”,对各乡镇的扶贫工作如数家珍,也是一位好说话、热心肠的老师:政策吃得透、农户情况熟,有啥难事找他,准能迎刃而解。

与余永宜在一个办公室共事8年的吴雨士说,只要开不开,老余就喜欢往村里跑,平均每个星期有一半时间在村里。

“下山搬迁后,到了一个陌生地方,要让村民们稳得住,还有很多事要解决。”余永宜一有空,就要去安置小区走走看看。

产业扶贫是推动低收入农户持续稳定增收的长久之策。一部分库区群众下山脱贫,一部分仍在库区发展产业脱贫。余永宜不停奔走,推进库区乡镇经济发展。“要把下山脱贫这件好事办好,让老百姓富得起是关键。”

云溪乡希望新村的村民搬迁后,拓宽增收渠道是个难题。余永宜积极向区委区政府建议,多方协调沟通,帮村里找了块合适的土地,建起了来料加工厂,引进来料加工经纪人,争取以奖代补的政策扶持。

在余永宜的精打细算下,来料加工、光伏发电等一个个适合异地安置村集体经济消薄和村民增收的项目纷纷落地。云溪乡希望新村党支部书记吴小刚算了笔账:“现在村里从事来料加工约150人,2019年村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8405元,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11.48万元,总资产600多万元……”

写笔记反思:如何把群众工作做得更好

善于反思,是余永宜扶贫工作的又一特点。调研结束,他常常回办公室,翻开笔记本,记录下当天发现的问题及今后改进的建议。办公室里的一个旧取暖器见证了他多年加班记日记、撰写调研方案的经历,这个取暖器2007年使用

至今,陪伴他度过一个又一个冬日加班的夜晚。

心怀群众的余永宜,反思出的创新对策也总能让群众受益。2017年1月,“最多跑一次”改革写入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同年3月,在浙江全省健康保险试点工作会议上,余永宜讲了一个在工厂打工的农妇,专门向厂里请假,报送雨露计划有关申报材料”的故事。

他设身处地地想,请假扣工资,坐车花钱费,贫困户享受扶贫政策的成本可不低啊!

余永宜提出新思路,与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合作时,要推行免申请、免填单、免资料、免临柜、免调查的“五免理赔”,实现低收入农户“一次不跑、一个不漏”享受健康扶贫政策。后来该项经验在浙江全省推广。

为让“雨露计划”实现应享尽享,余永宜创新办法,要求村干部通过告知农村孩子家长,让孩子打电话来找,从中筛选符合政策的学生。

“一方面是低收入农户自己不清楚孩子的学校信息,一方面是补助的钱躺在银行里睡觉。”余永宜解释说,只有与孩子联系,才能确保符合政策的贫困户享受政策,在补助到账后,由工作人员电话告知农户,能让扶贫资金及时得到利用。

“不断总结反思、找准短板,才能更好地推动工作。”在余永宜看来,扶贫工作是一个不断学习、摸索、提升的过程。多年来,“我反思一下”成了他的口头禅。

自2019年1月退居二线后,余永宜不仅没有“闲下来”,而且比原来更忙了——他继续担任了衢江区湖镇破石村驻村生态指导员,在村民们致富奔小康、建设美丽乡村道路上发光发热。